如果有點笑容

履福

過往的「微笑運動」，似乎只是為增進禮貌而作的勢力，收效如何，我不知道。

事實上，「微笑」又不止是可以「增加禮貌」，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

對一個團體組合來說，甚至可以說是具有消除壓力、增加工作效能的良方。

一個主管，如果能對所屬員工時常帶點親切的微笑，會使員工覺得他是在欣賞自己，因而受到無形的鼓舞，樂於加一把勁。

同事之間，能夠以真切的微笑相對，合作起來，也會更加愉快。

一個人心情愉快，做起事來，便不覺得「工作是苦」，歡歡樂樂，又是一天。

「笑」的作用，就是如此之大。

奇怪的是，有些人卻似乎非常吝惜於一笑。

做個領導人，一副臉孔，總是冷冰冰的，教下屬一見，就會想着：「莫非我又錯了甚麼？」或者是「不知道他又準備罵誰？」

同事與同事之間，大家都是一副冷面孔，即使不一定是仇恨猜疑，卻也會使人時有「提防暗算！」的警惕。「笑」與「不笑」，相差可真不小。

實物宣傳

依金

信箱宣傳品中，除了印刷品之外，還有送上貨品樣辦的，其中以化妝品為多，如洗髮水、梘液之類。這些實物，拿到的人比較少丟棄。即使一時不用，也拿回去放着。不少家庭，這些宣傳品成堆堆放着，也未必拿出來用；當然也有用上而且覺得好用而購買的。

我在信箱中發現過一塊朱古力，長條的，放在櫃上沒有吃。一日家人拿來分吃了，都說好吃，比一比別的朱古力，真是又香又滑，可惜吃時把包裝紙丟了，也不知是甚麼牌子。這塊朱古力雖然很好，但卻是白送了。

多年前我住郊區，一晚睡着時，被甚麼東西咬醒了，發覺脖子腫了一大塊，又紅又痛，怎辦呢？恰數天前信箱裡拿到一種藥膏，用小牙膏筒裝的，看傳單，是可治蟲咬的，便試試看。搽了藥膏，便翻開被褥，果然找到一隻木虱王，有小指頭大，處理了這隻大木虱王，脖子上的紅腫也漸漸的消了。

以後，我一直都用這種藥性的雪花膏，游水給小蟲子咬了，也搽得好，冬天還可以用來搽爆拆，並介紹給別人用。

用商品本身去宣傳看來較有效果。

消費者權益

曾榮近

電視熒幕經常播放好些替消費者講話的宣傳片段，例如搬屋碰壞傢俬、洗衣令服飾損破，指出單據說明毋須賠償，都可向消委會投訴，爭取合理權益。這是廣泛向市民灌輸消費人所應具的權利，用意甚善。

據知歐美百貨行業、玩具業有一項做法，是顧客選購貨品付款出門後，單據註明兩星期內如不滿意，且該貨品並無殘缺者，如於期限之內攜回，可取回原來貨款。於是不少顧客購得名貴衣飾甚至皮草，穿着一兩次之後套取所付貨價另作輕浮藐視的店員象徵被鐵錘擊倒，大概也是一種鼓吹禮待風氣，宣傳出發點至為可嘉。作為顧客當然希望常見禮貌待客的售貨態度，不過能否實施視乎社會力量。若要苛求，則貨商必須付出代價，最後何嘗不是「羊毛出在羊身上」，負擔仍是消費者。

其他用途；而聖誕節後，幾許接受別人贈禮、兒童玩具等等附同貨單者，把玩一番保持完整，又可拿到發售公司取回現金。這也許是先進國家對消費者一種優厚服務，使人稱羨。

誠然現時熒幕不時宣傳對待顧客應有禮貌，最多介紹給別人用。

雞札無雞

鄧民樂

聽朋友說，某酒家「雞札無雞」，「棉花雞無雞」，不大相信。朋友說：「你請飲茶，教你開眼界。」

一餐茶，所費無幾。於是，如他所願，亦如己所願。自己真想求證。

果然，該酒家的茶市所售點心，果如朋友所說。原來，「雞札」是以瘦豬肉充雞肉，連雞皮也沒有；「棉花雞」亦如是，不禁搖頭嘆息。

嘆甚麼，嘆該酒樓老闆不懂做生意。如果以豬皮代魚肚，造成「棉花雞無棉花」，可以減低成本。

品茗每多趣事，近日茗每多趣事，近來酒家「雞札無雞」，「棉花雞無雞」，不大相信。朋友說：「你請飲茶，教你開眼界。」

一餐茶，所費無幾。於是，如他所願，亦如己所願。自己真想求證。

但是，雞肉與豬肉價格相差無幾，特別是雪藏貨，比新鮮豬肉價廉，何必作偽！

「雞札無雞」的故事，令人想起戰時，想起淪陷時期，雞肉與豬肉，價錢相差懸殊，「以豬代雞」的情況比較普遍，但當時食肆主人說明原因和真相，絕不肯「瞞天過海」以欺顧客，而顧客在國難當前，也不計較。

現在是黃金時代？現在的香港又是甚麼樣的世界？今天消費者的要求又怎會跟戰時一樣？也難怪某酒家老闆的思想。不少有知識有權力的人，也幹出不少類似「雞札無雞」的蠢事？

英童設計的郵票

彭光中

昨天介紹了英國兩名兒童所繪的郵票，這裡是另外兩枚。

33便士票的繪畫是七歲女孩沃倫的作品。她的構思是「暖房效應」——中間是地球，它處在綠色暖房效應中間，擋住日光。

最後一枚的作者年歲較大，但也只有十三歲，也是一名女孩。這枚郵票面額33便士，是海外信件郵額，所以香港集郵者很容易見到。圖案的背景是工業城市，前面則是一隻下墜的鳥類。

（下）

侵害蘭花的介殼蟲

李英豪

南方宜種洋蘭，如圖中的蕙蘭較易成活，和開花。不過，最討厭是易惹上介殼蟲。

介殼蟲和蚜蟲一樣，一年發生很多代；我們若長期用同一種植物殺蟲劑，到了幾代之後，它們的後代便產生天然的抗性，對該種殺蟲劑「自動免疫」，以致怎樣再噴也無效。故隔一段時期，我們最好轉換另一種適當的殺蟲劑。

介殼蟲的成蟲，應先用牙籤和竹枝小心剔除，或用牙刷刷除，但勿傷及枝葉；然後才噴藥。

其中的「綿介」和「粉介」在產卵期則分泌白色棉花狀卵袋。這時噴藥，多數不能完全殺死藏護的卵子，故稍後卵子孵化，又再為害。

殺蟲劑必須每週噴一次，連噴三至四次，方可杜絕蟲患；就是因為要先殺幼蟲，再殺成蟲及卵子；而且應噴葉背及葉腋。

當介殼蟲進入老熟成蟲期，就較難殺死；我們必須在幼蟲（即第一齡若蟲）體外尚未分泌蠟質保護層時噴施，此時無硬殼或粉袋保護，始易為功。通常在春夏季溫暖悶焗和多濕時，便最多介殼蟲出現，而螞蟻也是「傳媒」之一。起因多數是株體密放，翳悶而空氣不流通所致。

蓉芙吊絲金

梅蕭

稍涉廚藝的人都會知道，做中國菜是要花功夫的，尤其是以精美聞名的廣東菜。

幼時曾聽家中老輩說及她們年輕時用針來釀芽菜的手藝。據說，這種叫作「金絲吊芙蓉」的菜式，要求在芽菜細幼的莖部中，釀進一些由海味熱製的膠狀物，然後再清炒。芽菜的莖究有多粗，這是人所共知的；要在燈芯般粗細而又接近透明的芽菜莖中釀東西，而且不使其穿漏，功夫有多精細，費時會多長久，實也不難想像了。

不知道家中老輩上說有無誇張，但眼見過她們晚年製作粉果一類食品，手藝就都是銹花一般，精巧得不得了。不過，這類以大量時間和手工製作出來的食品，滋味的確不同凡響，絕非草草製作者所能比擬倒是事實。

日前重新吃到的南番順小菜，就大多是很花功夫的，如煎藕餅，如荔芋煎魚蛋角，如煎釀豆卜炆冬瓜等等。這些小菜的案板功夫，都要求既細又絕對做不來；即使香港今日的沒有足夠人力和時間可大多須顧其他，亦絕不可能付出那麼多時間與精力去弄功夫菜，而這些正是原籍南番順的港人越來越少機會吃到家鄉小菜的緣由。

難做而又竟然有人以此招徠，這就怪不得標榜「南番順精選」的食店可以獨樹一幟了。

石岐

林冰

到石岐去跑了一趟。

這次去石岐，主要是幫在醫院養病的朋友佈置石岐的新居。

朋友年老，儲蓄無多，決定到石岐去定居。還居前，忽然病倒，入了醫院，現仍在醫院養病。醫生說他可以出院了，我就與另一個朋友跑去石岐幫他買傢俱、佈置新居、接他南京來的親人、讓他們安頓下來，再把病愈的朋友送往石岐。

石岐很乾淨。人很多。看上去也很繁榮。

石岐不是特區，但看上去發展得很好，房屋很多，物資也算豐富。有錢是不怕買不到吃的。東西不算貴，很適合香港人退休後居住。

我坐噴射船到澳門，過境時約走七八分鐘的路，即上小巴，小巴是中旅社的，停在固定的地方，人齊即開走（不齊時也會開走的），每位八元，坐一個小時。小巴抵石岐。據說好處是任何時候都可以啟程，不必限時限刻。

如果想直接回港，每天也有四班由中山港開出的船，每位一百二十五元港幣（花一小時又五十分鐘），來回香港極方便。

買一間屋十一萬港幣（今年年頭），此後每月有一千港幣足夠養老矣。

飄蕩

葉特生

搬過五次家，臨時住在阿柏文（Patmen）內，搬家用的紙箱堆在過幾個月又要搬物房不敢丟，雖然可能暫時搬家無數次，最大的一次是把家搬到美國，誰知還不休。兒女在美國，唸書一年停止下來，直到搬到現今這小鎮。

搬家無趣。自己心情就不好，又要搬，最麻煩的是買屋，若碰上屋價看漲，人人搶購，更會不理三七二十一，買了才算。有了一間屬於自己的屋，就可駕輕就熟，最少不致於很快又要搬。

青年時羨慕營生活，定不倦長久在同一地方打轉，厭舊得很，不停接觸新事物，貪新鮮搬搬，整個心情漸漸明白為何中國人一到美國，就是買屋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買屋，更購物的興趣。

是無限淒涼的事，甚至要丟掉許多陳舊的東西，又要聯想起此身如寄，想到日後搬家，一層一層皮皮剝剝，像一條蟲，一層一層的改變，一整個心情年紀長大，舊得很，不停搬搬，搬搬掉，改變，一提起